

試以漢代音樂文獻

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

漢代音樂史

——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論叢（一）

／陳萬鼎

一、引言

本稿似具有下列各項「差強人意」之處，特作自我介紹於下：

一、山東沂南漢墓出土樂舞百戲畫像石，從前已有人將其分爲十九幅圖版，用漢、晉間記載，作重點「考證」，行之已久。本稿係根據各圖版內含重新整合爲：（一）「角抵百戲」；（二）「黃門鼓吹」；（三）「魚龍曼延」；（四）「鼓吹車」等四大體系，逐項敘述，擬達到詳人之所略，異人之所同，慎人之所輕，忽人之所謹（清章學誠治學語萃）的目的。

二、本稿對於畫像中人物、事物，均經極仔細觀察，未嘗無新「觀點」發現，

如「龍戲」中有一伎師，其右胳膊上有一隻外來的左手，這是否象徵是當時「幻術」（魔術）。有待證實。

三、畫像中人物服飾，均經參考正史「輿服志」及近人所著「中國古代服飾史」等專書，詳加認定，如「飛劍跳丸」伎師，所穿的「合襠長式褲」，類似「犢鼻裙」，但有差別；「雀戲」中有一伎師，其服飾不同於漢制，卻是外國來的「小丑服」，特指出此類問題，以供專家參考。

四、畫像中各種漢代音樂、百戲表演節目，均經徵錄文獻資料，予以重新定位，如舊說「戲車」，實是「鼓吹車」，兩者係不同之物，但混淆已久；「魚龍曼延」是「幻術」（魔術）——現代魔術師表



演「古彩戲法」中的「鯉魚化龍」，就是承襲漢代幻術演進而來，這都是比較肯定新穎的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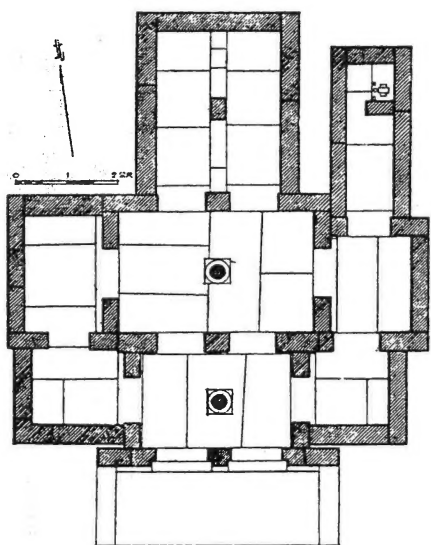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本稿雖以沂南漢墓出土樂舞百戲畫像為研究對象，而特蒐集各種與主題畫像相關的圖版，繁徵博引，彙為論叢，以增廣讀者見聞及欣賞領域。本稿所採輯漢畫像圖版，極其精彩，但可能因原畫像面積甚大，發刊時製版縮小，以致難於辨識，本稿均用心處理，應算是最清晰的，細心審視，其趣味無窮。

六、本稿「餘論」四點，是我多年研究漢代文學、歷史、音樂與藝術的一丁點心得，權充「野人獻曝」，言之亦頗慚慚！本稿雖意圖達到相當水準，可是心餘力絀，尚待讀者批評指教，以便努力修省改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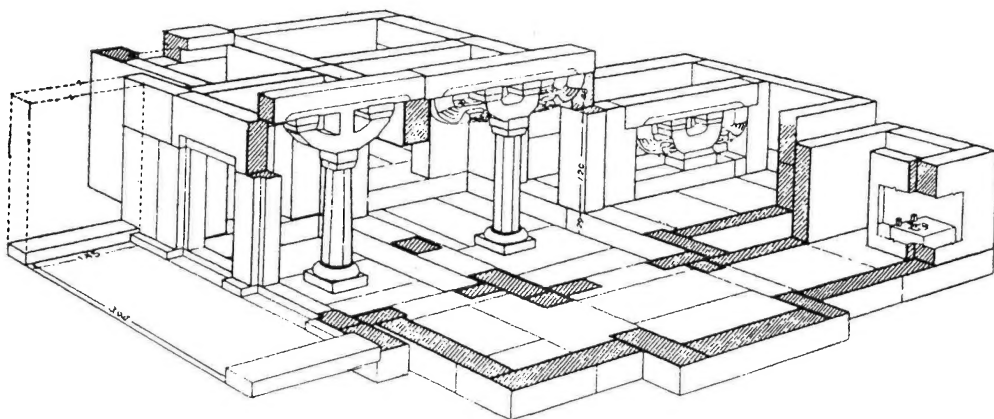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沂南漢墓及樂舞百戲畫像石

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五月間，山東省沂南縣西八里北寨村，清理了一座漢墓。村西瀕臨汶河，東有石山；當地居民仍有以採此山石頭為業者，該墓建材均取自此山。山石有石灰岩、礫岩、砂岩等數種。該墓由漢迄今約二千年之久，墓室自然露出地表，早已遭盜掘、破壞，清理時僅存小件文物幾種而已，但墓室建築雖有殘損，而大部分保存完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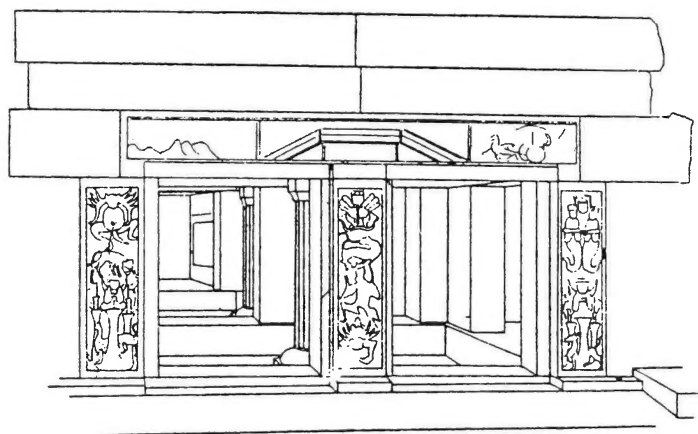
此墓東西寬七·五公尺，南北長八·七公尺，最高空間二·四五公尺，墓前有鋪地磚。墓室分前、中、後三個主室，前室與中室各有左、右側室，在中右側室可以通往與後室平行而不相通的後側室，此室與後室應為墓葬主夫婦合塚停柩之所。最東北角還有小廁所一間。全墓共有八室，可能是按照漢朝當年家庭格局營造而成（圖一、二）。墓室除了建築部分所具建築學史之價值，及史蹟價值外，尤其墓門（圖三）、室壁、柱、礎、斗拱、門額、枋子，都鐫刊著非常精緻的各種雕飾，為漢代畫像石藝術價值的翹楚。其中室東面的橫額，雕刻漢代樂舞百戲畫像，其完整性，為後來出土漢畫像所能超軼者，早已蜚聲於中外藝壇。



圖一 山東沂南東漢畫像室墓平面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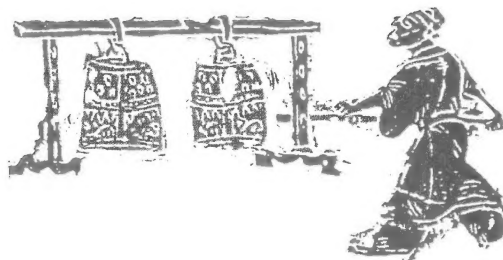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 沂南漢墓結構透視圖



圖三 沂南漢墓墓門透視圖

此墓的三個主室重要建築處，由五十塊繪有圖像，面積達數十平方公尺的畫像石構成。畫像技法是用不同深淺的淺浮雕表達；在淺浮雕上，又用細線在畫面作陰刻紋的雕法。然後在畫像已刻出的輪廓，將周邊石地剔除，最深者有一公分左右，使得平凹對比增強，畫像的形像，都顯得非常突出，因陰刻紋甚深，極富於立體



感。這種陰刻紋線條粗細一致，是漢代石刻中，較為進步的手法。墓中畫像的構圖：對於物體的形像，多採側面式，而面向左側，有的同向一個方向延續、有的向中心主體集中，有的平列分散，整個畫面雖然是個別形像組成，但它們並不是孤立的，而富有其連環性與故事性，頗能使觀眾很清楚領略到畫面所要展示的意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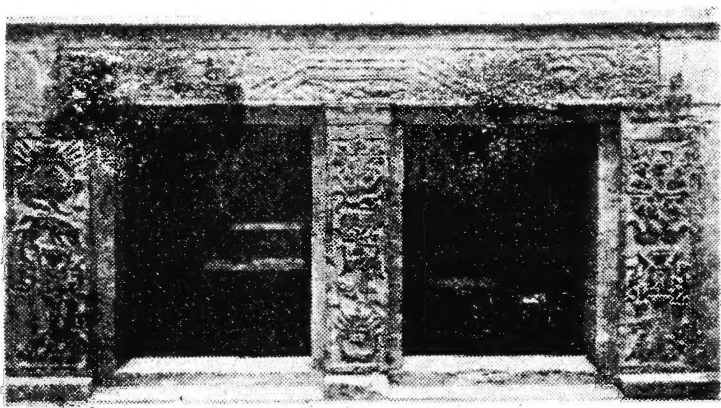
墓室畫像，可以分成三類：

一、神話類：神話是人類腦海中的一種抽象幻覺，但通過藝術家的巧思及藝術手段，可將其具體呈現出來，成為非常優美而似乎是真實的事物。如墓門的東柱人首蛇身的伏羲、女媧像，還手持矩尺與圓規（圖四），表示原始人類征服大自然的情結。

二、故事類：人類崇敬歷代偉人的豐功偉烈，有一種見賢思齊、崇功報德的思想，常常假藉這種故事，砥礪自己進德修業。如墓中室南面刻齊桓公釋衛姬的故事，這本事見於漢劉向「烈女傳·賢明」，「衛姬」傳，可以說是給墓葬女主人的箴戒。

三、生活類：當時人類的社會生活情形，與禮儀制度，在畫像石上皆有表現，「樂舞百戲」就是此類的一部分。

現在，我們所研究墓室的中室東面橫額的畫像，一般人稱之為「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圖」，簡稱「沂南漢墓畫像石樂舞圖」；更有稱「沂南漢墓角抵百戲」：因為廣義的「角抵」是包括競技、雜耍、幻術、滑稽、音樂、舞蹈等各種遊藝的大串演，如「漢書·武帝紀」：「元封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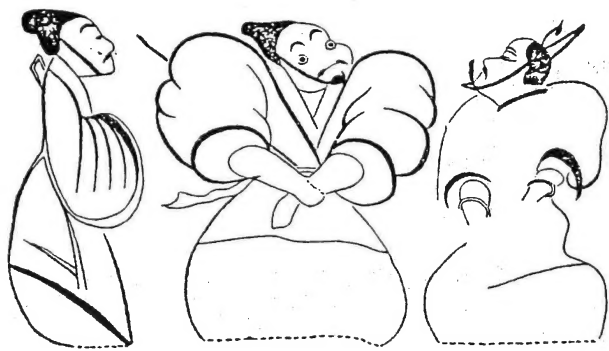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四 沂南漢墓墓門石刻近景

（西元前一〇八年）春，作角抵戲，三百里內皆來觀。」——註文穎曰：「名此樂為角抵者，兩兩相當角力，角技藝射御，故名角抵，蓋雜技樂也。巴俞戲，魚龍曼延之屬也。漢後更名『平樂觀』。」又「張騫傳」：「及加其眩者之工，而角抵奇戲歲增變，其益興，自此始。」「眩」就是漢朝人的「幻」字，由外國傳入的魔術，更使角抵戲錦上添花。由此可見，廣義的角抵就是「百戲」，狹義的角抵，才是兩位大力士在臺上角力摔交（圖五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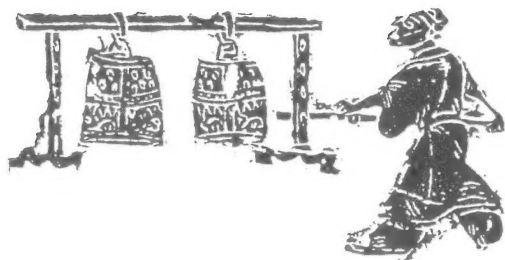
茲將「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」清理報告，有關於「樂舞百戲」畫像部分鈔錄於下（註一）：

「第一組是馬戲與擊鼓的表演。玩馬戲的，有一個女人，雙手據在正在奔騰的帶鞍的馬背上，兩足騰空，右手中還持一戟。其後面一人在玩弄一種帶流蘇的，有長而軟的柄的東西，這種東西現在北方的人叫『繩鞭』。其前面有一女人，站在奔騰的馬背上，一手玩弄一個長的繩鞭。擊鼓的，有一架三馬拉著的大鼓車，馬正在奔馳，御車的人坐在車箱前面，左手握著六條轡，右手持一條鞭。車箱內立著一高桿，桿中段貫一橫置的大建鼓。箱內坐著四人，前兩人吹排簫，後面右一人舉著雙槌，在打橫在他前面的小鼓，左一人在吹笛。建鼓的上面有帶許多結的流蘇披拂下



圖五 山東臨沂金雀山西漢墓出土帛畫角抵摹本

來，可能為羽葆。再上有一平板方架，架左右各垂流蘇，板上有一小女孩子，兩手據板上，兩足朝天，在翻騰著。車箱內前部復豎一帶流蘇的幢，上有方柄，比中間方板更高，大約那小女孩子可以從那塊板上跳到這塊板上。這鼓車的後面，有三個人立著，前面放三個鼓，三人左手各執長槌，可能是打鼓用的（圖六）。



「第二組是魚龍曼衍之戲。首先是三個人，坐在長席上，右一人在吹笛，中一人在打拍，左一人端坐著。下面一人裝成一個鳳鳥，前有一人手裡持著一株枝葉扶疏的樹，在向這鳳鳥玩弄著。左上一人戴著獸面，裝成獸的形狀立著，左手拿著蛇狀的東西，右手帶著便面（扇子——竊註），前面有人對著他，雙手據地，雙足朝上，在翻筋斗。下面有一大魚，魚右旁立著一人，左旁有一人半跪著，用右肩肩著魚，三人右手都舉著搖鼓在搖。魚的前面有一背上馱著瓶子的龍（可能是馬裝成的——原註），一女人站在瓶口上，手持帶著流蘇的長竿在玩弄。龍前後各有一人，左手拿著短挺，右手舉著搖鼓在搖。這龍戲的上面有繩技，三個小女孩子在走繩，中間的一個兩手據繩上，兩足朝天，繩下面還插著四把尖刀子（圖七）。

「第三組是樂隊。上面一人在擊磬，一人在撞鐘，一人舞動雙槌在擊帶羽葆的建鼓。下面有三排奏樂的人，均坐在長席上。後排四人，最右一人在彈琴，次一人在吹埙，再次一人在坐著，最左一人在吹葫蘆笙。中排五人，最右一人在打一個小鼓，中間三人吹排簫，最左一人也在吹奏著埙。前排五人，是女樂，最右一人手裡持著短棍在指揮，其餘四人前面放著四個鼓，中間三人以右手指按鼓，作敲打狀。」



圖六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(一)
(中室東面石刻右方)

「第四組是雜技。首先一人額上頂著一根十字形的長竿，竿上橫木的兩端有兩個小女孩子在翻轉著，竿的頂端有一圓盤，一個小女孩子用腹部靠在盤上旋轉。這戴竿的人赤著上身，兩足作走的姿勢，腳下有七個圓形覆盤，可能和這種遊戲有關。這戴竿的人的後面，有一長鬚赤身的人，手裡玩著四把刀。其下有人，手裡舞著兩個長條的東西，上有五個圓球。這些一個緊接一個精彩節目，都雕刻得非常生動。可以看出古代的藝術家們，在表現物體動態的形像上，有著巨大的成就。同時又說明了我國的雜技表演，已經具有很悠久的歷史，而內容豐富，還可以為我們今日『推陳出新』的取材。」（圖八）

以上為沂南古墓樂舞百戲畫像石出土，與世人見面的原始報告，它是未經過任何考證與修飾，直覺性的敘述與段落劃分，還有許多明顯的誤解，其最特別是將圖像從右向左描述，這種完全沒有預設立場的文字，樸實無華，值得重視。

三、樂舞百戲畫像石初步定位

一九五六年曾有一本〈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〉（註二）專書，其「三、關於樂舞百戲圖的考證」，經過作者一番考述，已達到學術應具的水準。此書將樂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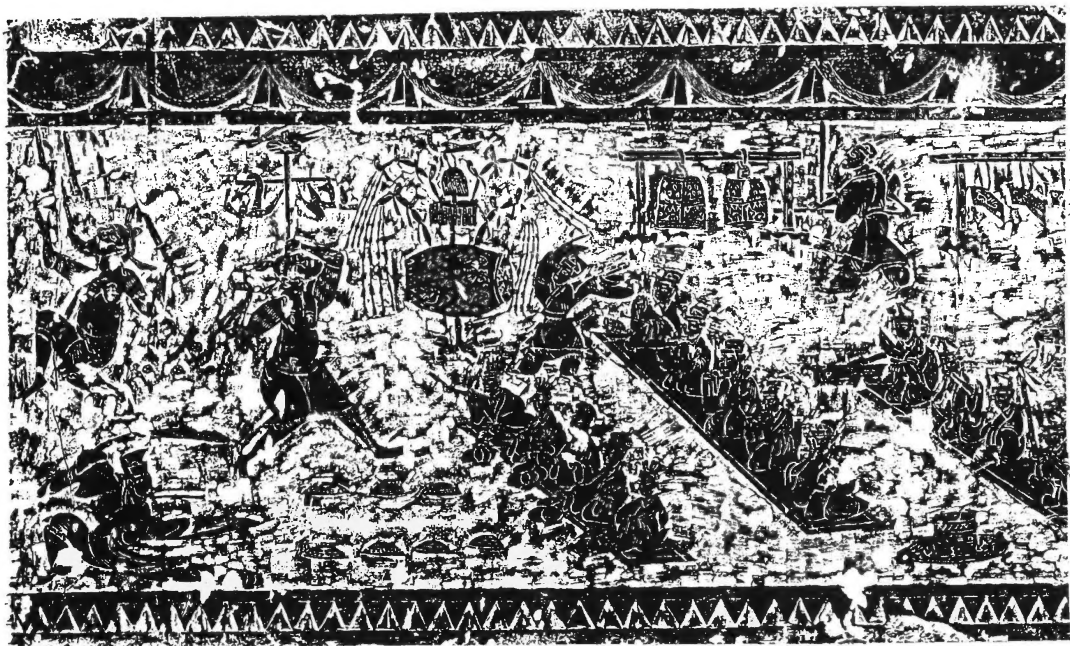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七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（
（中室東面石刻中央）

百戲畫像的人物，分別製成十九幅與原石大小的圖版，並視圖像內容情節，由左向右分別排定前後秩序，每圖版訂一標題，然後述敘圖版的故事在文獻中見到資料的大略。

此書圖號與標題：(一)「圖版八二飛劍跳丸」；(二)「圖版八三七盤舞」；(三)「圖版八四戴竿之戲」；(四)「圖版八五擊鼓的女樂」；(五)「圖版八六吹排簫的樂人」；(六)「圖版八七管弦樂」；(七)「圖版八八伐鼓」；(八)「圖版八九撞鐘」；(九)「圖版九〇擊磬」；(十)「圖版九一繩技」；(十一)「圖版九二魚戲」；(十二)「圖版九三龍戲」；(十三)「圖版九四豹戲」；(十四)「圖版九五雀戲」；(十五)「圖版九六騎術」；(十六)「圖版九七騎術」；(十七)「圖版九八戲車」；(十八)「圖版九九樂人」；(十九)「圖版一〇〇擊鼓的樂人」等共計十九幅，本稿為尊重學術「先尊後卑」傳統（如張大千所編敦煌莫高窟窟號，後人沿用不改），及讀者查考方便，不另編目號，藉免繁瑣。卻感覺上述各圖版標題，也覺得並非完全雅馴與正確。

這畫像石的全圖，是音樂、舞蹈、雜技、馬戲、魔術等綜合藝術的演出，其刻畫於墓室中的目的，無非告慰亡靈在冥中受用、托化昇天。自從此墓畫像出土後，近四十年來，中國大陸各省縣市，陸續發



圖八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(三)
(中室東面石刻左方)

現的漢代畫像石、畫像磚，不僅使我們對於漢代雜技藝術，有了周詳的認識，而且還印證了以前閱讀漢代文獻資料，如東漢張衡「西京賦」舖敘漢代遊藝，是如此真實無虛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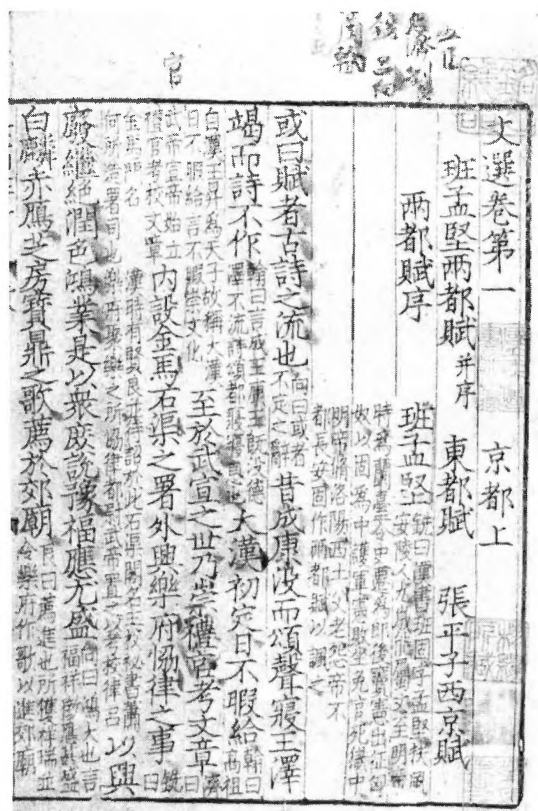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漢賦中角抵百戲

「漢賦」在中國韻文學體系中，居承先啓後的地位，它是「詩經」雅頌的流亞，亦似「楚辭」而擴大了領域，成為陳理敘事，辭藻豐華，極其恢弘自由唯美寫實的韻文。

東漢張衡「西京賦」（見「昭明文選」卷二）（圖九）所描寫西漢時期國家雜技團表演盛況：

大駕幸乎平樂，張甲乙而襲翠被，攢珍寶之玩好，紛瑰麗以奮靡（言漢武帝至上林苑欣賞雜技節目）。臨迴望之廣場，程角觝之妙戲（廣義的指雜技百戲）。烏獲扛鼎（大力士表演舉重）。都盧尋橦（爬桿子功）。衝狹鷲躍（穿刀門），胸突鉅鋒（氣功）。跳丸劍之揮霍（拋劍跳球），走索上而相逢（踩繩子）。華嚴峨峨，罔繼參差，神木靈章，朱實離離（由人裝扮的神仙及動物在這美麗原野，展開歡樂的歌舞），總會仙倡，戲豹舞羆，白虎鼓瑟，蒼龍吹箎。女娥坐而

長歌，聲清暢而蜩蛇，洪崖立而指麾，被毛羽之襪襪（各種化粧表演）。度曲未終，雲起雪飛，初若飄飄，後遂霏霏。復陸重閣，轉石成雷，霹靂激而增響，磅礅象乎天威（一曲未終，場面上飛起瑞雪，接著響起天雷；這是機關、佈景、道具製造出來的「效果」）。巨獸百尋，是為曼延（魔術戲法開始了）。神山崔巍，倏從背見（背後突然出現了仙山）。熊虎升而挈攬，獫狁超而高援（各種動物追



圖九 漢 張衡「西京賦」書影（文選）宋刻本



逐起來)。怪獸陸梁，大雀跋踖(袋鼠與駝鳥相繼登場了)。白象行孕，垂鼻轉圜(大象帶著小象)。海鱗變成龍，狀蜿蜒以蠃蠃(大魚變化成龍的形象)。舍利颺颺，化為仙車，驪駕四鹿，芝蓋九葩(舍利瑞獸變成了一輛四匹鹿挽著美麗華蓋的「仙人花車」；「仙人車」是漢代百戲中節目之一，車子上有仙子歌唱跳舞)。蟾蜍與龜，水人弄蛇(水族表演)。奇幻倏忽，易貌分形(魔術師表演「變臉」與「人體大解八塊」)。吞刀吐火，雲霧杳冥(吞刀吐火，雲霧茫然)。畫地成川，流渭通涇(頓時地面水流滾滾)。東海黃公，赤刀粵祝，冀厭白虎，卒不能救，挾邪作蠱，於是不售(這是「黃公刺虎」故事，應是典型的角抵戲，亦稱「白虎伎」)。爾乃建戲車(「圖版九八戲車」並非此物，現河南新野出土兩塊「戲車」畫像磚，才是本賦中所指陳之物)，樹修旂，偃童程材，上下翩翻，突倒投而跟絰(一個童伎在高竿上翩翻，突然失手掉下來！幸好腳跟鉤住了)，譬隕絕而復聯(臉象環生讓人替他捏把冷汗)。百馬同轡，騁足並馳，橦末之伎，態不可彌。彎弓射乎西羌，又顧發乎鮮卑(本稿第五節「

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臨銜縱策逸如奔騶後漢李尤平樂觀賦
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
樂之制鬱崔嵬以離晏赫巖巖其崑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
敞處金商之維陲大厦累而鱗次承名崑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闔歷金
環之華鋪南切洛瀕北陵倉山龜池決隣果林檎榛天馬沛文驪尾布分
爾乃大和隆平萬國開清殊方重譯絕域造展四表交會抱珍逸并
雜選歸詎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
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叙逍遙俯仰節以鞞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
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燕
躍烏踰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九跳劍沸渭一擲巴渝隈踰肩相受
有仙駕雀其形蚴蚴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戲譁為耦禽鹿六
駁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嶮嶮山阜龜螭蟾蜍琴瑟鼓缶又東觀賦曾數
華實於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執藝薛子洋洋上承重閣下屬
周廊步西蕃以從倚好綠樹之行歷東厓之敞坐庶蔽茅之甘棠前望雲

四)「鼓吹車」中對「戲車」有詳細敘述)。於是眾變盡，心醞醉，盤樂極，悵懷萃(看完上列節目令人意猶未盡呢)。

此外，還有東漢李尤「平樂觀賦」(見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十三)(圖十)也有雜技節目的記述：

乃建平樂之顯觀，章秘瑋之奇珍。：：方曲即設，柄戲連敘。逍遙俯仰，節以鞞鼓。戲車高橦，馳騁百馬，連翩九仞，離合上下，或以馳騁，覆車

圖十 漢 李尤 「平樂觀賦」書影 (藝文類聚)宋刻本

顛倒。鳥獲扛鼎，千鈞若羽。吞刀吐火，燕躍烏跖。陵高履索，踴躍旋舞。飛丸跳劍，沸渭回擾。巴渝隈一，逾肩相受。有仙駕雀，其形蚴虬。騎驢馳射，狐兔驚走。侏儒巨人，戲謔為耦。禽鹿六駁，白象朱首。魚龍曼延，巍峩山阜。龜螭蟾蜍，絜琴鼓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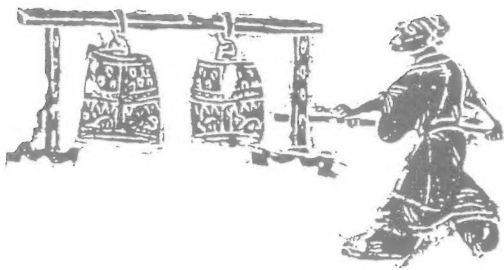
這兩篇漢代辭賦的作者：張衡字平子（西元七八——一三九年），南陽西鄂人，即今河南省新野縣石橋鎮人，新野是漢代「畫像磚的故鄉」，聲聞中外。張衡善屬文，通五經貫六藝，又擅機巧，精於天文術數，是漢代大科學家。安帝時拜為郎中，再遷太史令，永和初年為河間相。時天下承平，王侯以下莫不踰侈，乃作「兩京賦」以為諷諫。「西京賦」包羅萬象，賦中鋪敘漢代百戲節目，不厭其詳，留給中國遊藝史上許多珍貴資料。李尤，字伯仁（約五五——約一三五五年），廣漢雒人，即今四川省廣漢縣、成都市東北，這個地區也發現不少漢墓畫像石。和帝時，賈逵推重李尤作賦，有司馬相如、揚雄之風，召至東觀，安帝時為諫議大夫，順帝時遷樂安相。他與張衡同時，年幼於張衡。「平樂觀賦」是專門描寫漢代「平樂觀（觀）」雜耍園子的盛況，我們在兩賦中發現有若干共同之處，因為他們的標的物是

相同的，這些遊戲在沂南漢墓畫像十九幅圖版中，得到了印證。使我們覺得用漢代人的文獻，演義漢代歷史故事，加上出土文物資料，就感到相當親切有意義，便不流於空泛而不合於實際了。

漢代雜技百戲外，歌舞節目也是非常可觀的。如漢司馬相如（西元前一七九——前一一七年）「上林賦」（見「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」及「文選」卷八）（圖十一）其中一段，是描寫漢武帝打獵後，到「樂府」休憩，欣賞歌舞表演的情節，令人有極視聽之娛：

於是乎遊戲懈怠，置酒乎灑天之臺，張樂乎膠葛之寓。撞千石之鐘，立萬石之虞，建翠華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奏陶唐氏之舞，聽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合，山陵為之震動，川谷為之蕩波。巴俞宋蔡，淮南千遮，文成顛歌，族居遞奏，金鼓迭起，鏗鎗闐鞀，洞心駭耳。荊吳鄭衛之聲，韶漢武象之樂，陰淫案衍之音，鄢郢繽紛，激楚結風。俳優侏儒，狄鞮之倡。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，麗靡爛漫於前，靡曼美色於後。

這場音樂演奏會，可能是漢代十分隆重而典型的，它的樂器鐘、鼓都非常的大，應該比沂南畫像石圖像的鐘、鼓更大；

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疑若，謂蹠蹠也。疑音人九反。」

〔四〕郭璞曰：「龜極倦，疲憊也。驚懼，驚伏，驚怖不動貌。」師古曰：「疑音劇。憊音丁易反。疑音之涉反。」

〔五〕郭璞曰：「言交橫也。」師古曰：「也音徒何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平，平原也。彌亦滿也。」

「於是乎游戲懈怠，置酒乎顙天之臺，〔一〕張樂乎膠葛之萬，〔二〕撞千石之鐘，〔三〕立萬石之虞，〔四〕建翠華之旗，樹靈鼉之鼓，〔五〕奏陶唐氏之舞，〔六〕聽葛天氏之歌，〔七〕千人倡，萬人和，〔八〕山陵爲之震動，川谷爲之蕩波。〔九〕巴俞宋蔡，淮南干遮，〔一〇〕文成顓歌，〔一一〕族居遞奏，金鼓迭起，〔一二〕鏗鎗闐鞀，洞心駭耳。〔一三〕荆吳鄭衛之聲，〔一四〕韶護武象之樂，〔一五〕陰淫案衍之音，〔一六〕鄢郢繽紛，激楚結風，〔一七〕俳優侏儒，狄鞮之倡，〔一八〕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，麗靡爛漫於前，〔一九〕靡曼美色於後。〔二〇〕」

〔一〕限排曰：「臺高上千略天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顙音胡考反。」

〔二〕郭璞曰：「言曠遠深貌也。」

〔三〕張揖曰：「千石，十二萬斤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虞，獸名也。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以懸鐘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翠華之旗，以翠羽爲旗上葆也。鼉，鼉之鼓，以鼉皮爲鼓。鼉音徒河反，又音徒丹反。」

〔六〕郭璞曰：「陶唐，堯有天下號也。」如淳曰：「舞咸池。」師古曰：「二家之說皆非也。陶唐當爲陰康，傳寫字誤耳。」

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

二五六九

圖十一 漢 司馬相如「上林賦」書影〔漢書〕新校本

合唱團也很雄偉，舞蹈團中有雅舞、俗舞、各少數民族的舞蹈，以及優伶說唱調笑，樣樣俱備，值得注意的，就是沒有提到敲擊樂器的磬演奏。

漢代滑稽家東方朔，曾說過武帝遊樂的情形：「設戲車，教馳逐，飾文采，聚珍怪，撞萬石之鐘，擊雷霆之鼓，作俳優，舞鄭女。」（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）看起來也頗相似於「上林賦」「樂府」的表演。漢代音樂也有賦記其事，如馬融的「

笛賦」、成公綏的「嘯賦」、傅玄的「舞賦」等等……，紀述音樂、舞蹈，其富有的參考價值，不待言喻。

註釋

一、「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」，華東文物工作隊山東組撰，一九五四年，《文物參考資料》，八期，二五—四一頁。

二、「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」，曾昭燏等撰，一九五六年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。筆者僅讀到「三、關於樂舞百戲圖的考證」部分，三四—三九面及圖版十九幅。